

邓寒梅 / 著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ZhongDe
JiBing XuShi Yanjiu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 疾病叙事研究

江西人民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51010）

ZhongGuo XianDangDai WenXueZhong De
JiBing XuShi Yanjiu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 疾病叙事研究

邓寒梅 /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疾病叙事研究/邓寒梅著.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8

ISBN 978-7-210-05562-4

I. ①中… II. ①邓…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
文学研究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70791 号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疾病叙事研究

邓寒梅 著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南昌彩艺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10.125

字数:220 千

ISBN 978-7-210-05562-4 定价:19.00 元

赣版权登字—01—2012—360

江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南昌市三经路 47 号附 1 号

邮政编码:330006 传真电话:86898827 电话:86898893(发行部)

网址:www.jxp-ph.com

E-mail:jxp-ph@tom.com web@jxp-ph.com

(赣人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绪论 文学与疾病的关系	1
第一节 作家与疾病的关系	5
第二节 作品与疾病的关系	10
第三节 疾病对文学的影响	15
第四节 文学对疾病的影响	36
第一章 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疾病叙事的特征分析	42
第一节 疾病叙事的时代特征	43
一、肺结核:20 世纪上半叶“忧愤”时代情绪的反映	43
二、心脏病、精神病:20 世纪中期政治运动对人们身心碾 压的写照	48
三、癌症:20 世纪末当代人生存压力无法宣泄的恶果 ...	51
四、“非典”、艾滋病等流行病:21 世纪初生存环境全面恶 化的产物	54
第二节 疾病叙事的色彩化特征	57
第三节 疾病叙事的性别特征	66
第四节 作家作品个案分析	82
一、巴金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对黑暗旧社会的批判	82

二、郁达夫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对个性解放的诉求	93
三、萧红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对女性命运的反映	105
四、张爱玲小说中的疾病叙事对人性的揭示	114
第二章 中国现代文学中疾病叙事的隐喻研究	127
第一节 疾病的起因	127
第二节 疾病隐喻的生成	143
第三节 疾病隐喻的分类	147
一、个性解放隐喻	148
二、社会隐喻	151
三、政治隐喻	154
四、文化隐喻	158
五、宗教隐喻	164
六、道德隐喻	166
第四节 疾病隐喻的意义	169
一、疾病隐喻的积极作用	169
二、疾病隐喻的消极影响	173
第三章 中国当代文学中疾病叙事的伦理学分析	191
第一节 疾病与伦理	191
第二节 当代文学中主要疾病叙事形态及其伦理 诉求	195
一、精神病叙事的伦理诉求	195
二、“非典”小说中的公共健康伦理诉求	208
三、艾滋病叙事的伦理思考	221

第三节 疾病叙事隐含的伦理主题	232
一、重情轻理、以人为本的家庭伦理	232
二、以和为贵、坦诚相待的社会伦理	235
三、尊重人权、敬畏天命的生命伦理	238
四、以义制利、诚实守信的经济伦理	239
五、自由、平等、公正的政治伦理	240
第四节 疾病叙事的伦理意义	242
一、有助于营造和谐的医患伦理关系	243
二、传达一种健康的疾病观和死亡观	253
第五节 作家作品个案分析	264
一、三毛与抑郁症的纠缠	265
二、史铁生对疾病和死亡的超越	272
三、阎连科残病叙事小说中的乡村伦理诉求	281
四、毕淑敏疾病叙事小说中的生命伦理学意蕴	294
第四章 文学疾病叙事研究的前景	305
主要参考文献	314

绪论 文学与疾病的关系

疾病,是与健康相对立的一个概念。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界定,健康“不仅是没有疾病,而且是身体上、心理上和社会上的完好状态、完全安宁”^①。而疾病是指生命个体在生理与精神方面的异常、缺损或异变,或者如医学哲学所描述的:“是机体的基本生命机能的过程基本上由不合理的生物规律所决定的生命活动状态。”^②健康与疾病是生命存在过程中的两种形态,如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疾病是生命的阴面,是一种更麻烦的公民身份。每个降临世间的人都拥有双重公民身份,其一属于健康王国,另一则属于疾病王国。尽管我们都只乐于使用健康王国护照,但或早或迟,至少会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每个人都被迫承认我们也是另一王国的公民。”^③正是因为有了疾病带来的痛苦体验,我们才更珍惜健康的难能可贵。如果我们一直生活在健康状态中,我们便无法充分体会它的价值与意义。正如法国科学史家康吉兰所说:“正是变态引起人们对常态的理论兴趣。规范只是通过这种偏离才得以确认。功能只是因被破坏才得以揭示。生命只是通过不适

① 王金道等主编:《临床疾病心理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② 邱仁宗等编译:《医学的思维和方法》,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③ 苏珊·桑塔格:《疾病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第90页。

应、受挫和痛苦才升华到关于自身的意识和科学。”^①对疾病的关注和研究,是为了提醒人们更加珍惜健康和生命,使人生变得更丰厚。

据古代病理学研究,“疾病与地球上的生命几乎同时出现”^②,古生代的动物就有骨折、龋齿和寄生虫等疾病。人类自有史以来就与疾病如影随形。我国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疾”及其分类的描述,《周易》、《周礼》中也有古人对疾病的记载。疾病作为一种亘古就有的生理现象,其带来的痛苦经验是人人都可能体会的经验之一。疾病作为生命存在的状态之一,也是人类永恒的生存困境之一。因此,疾病不仅是医学界重要的研究课题,也是文学艺术永恒的主题和关怀之一。

然而初看起来,文学和疾病似乎是两个毫不相关的话题。文学属于艺术范畴,从哲学上讲是引导人们进行审美的活动;而疾病属于医学范畴,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强调的是对人的生理和心理状况的真实描述和记载。换句话说,文学侧重表现人的心灵,医学侧重研究人的身体,二者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联系。但实际上,文学与疾病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就人文关怀和生命悲悯而言,医学与文学是相通的。无论是研究身体,还是描述心灵,文学和医学都是人学。文学的表现对象和价值指向是人,医学的研究对象也是人。两者都关心人类的生命和生存状态,表达的是对生命和生存的悲悯和关怀,可以说是殊途同

① 转引自王应平:《疾病、爱欲与文学生产——以〈沙床〉为例》,《名作欣赏》,2006年第8期第57页。

② [意]卡斯蒂廖尼:《医学史》,程之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9—51页。

归。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作品中的疾病叙事兼有文学与医学的双重秉性和价值。

事实上,文学与疾病有着源远流长的关系。“希腊神阿波罗同时是诗歌神和医药神,他迄今依然是艺术神和医药神的象征。”^①对于医学与文学的密切关系,游走于医学与文学两个殿堂的医生作家最为清楚。毕淑敏说,医学与文学“不是对峙的南北冰川,只是门牌号数相距不远的公寓邻居”^②。两者的相似之处在于:“医学和文学剖析的对象是人——柔软的,温热的,彩色的,会喜怒哀乐的,激情澎湃五毒俱全,孱弱无能又所向披靡的人。第二点是:都需要高度的仁爱与责任。第三点是:此题无解,面对同样的千古之谜——死亡。医文最显著的‘异’是氛围与颜色,医学是白的,文学是花的。医学是凝重的,文学是灵动的。”^③“医学和文学面对相同的标本,它们追求的最终目标是身的康健和心的美好”^④。无论是医学还是文学,都需要同人类必然到来的死亡进行斗争,“面临相同的对手和跋涉的处境,医文是同一战壕的盟友,有一种天然的携手基因,像胶水一样在暗中粘接着它们的根”^⑤。日本作家渡边淳一谈到自己从医的经历时深有体会:“医生一定要从逻辑推理的角度来观察病人,但小说是非逻辑的,它所覆盖的恰好是逻辑企及不到的领域。当然两者都需要对人的关爱,只是体现的方式不同:医学是通过肉体达到理性的结论,而小说则

① 维拉·波兰特:《文学与疾病——比较文学研究的一个方面》,《文艺研究》1986年第1期。

②③④⑤ 毕淑敏:《医文异同》,《毕淑敏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177—179页。

是从精神上探究理论无法解决的问题。”^①同时,他也认为:“医生和作家的工作对象都是人,都需要对人的爱和关怀,但医生用逻辑推理来观察病人,通过身体探求人的本质,而作家是非逻辑的,探求的是逻辑企及不到的领域,从精神上探求人的本质。”^②“医学、文学本质上都是起自‘人是什么’这一发问,在这一点上大概可以说的是相同的。但医学探究的是肉体方面,文学探究的是精神方面,探究的方法大有差别。不过,最终追求的是‘人’,并非多么不同。”^③

在具体的创作实践过程中,医生作家也将文学与医学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在与朋友的谈话和书信中,契诃夫说道:“我把医学视为我的合法妻子,而文学则是我的情人。”对一位恳请他放弃医学的批评家,契诃夫回答道:“如果我不做医学工作,我则几乎不可能把我的闲暇和多余的思想给予文学。对我而言不存在学科界限。”威廉·C·威廉斯对类似的询问回答道:“并没有矛盾冲突。虽然有时我也抱怨,但医学与文学事业上是互相滋润的。”他在《自传》中写道:“医学让我进入到人类自我的那块秘密领地,那是人类自我的另外一个世界。我的医学徽章允许我随着那可怜的、被击垮了的身体进入到那些海湾和洞穴。令人吃惊的事情是,此时此地,在坐骨直肠脓肿的刺鼻恶臭中,事情以它所有最伟大的美丽,可

① 刘迪:《男女小说永远不过时:渡边淳一访谈》,《环球时报》2003年9月26日。

② 陈喜儒:《日本作家零距离》,《作家》2005年第4期。

③ 知非:《白色的阴影》(《无影灯》译序),渡边淳一:《无影灯》,知非译,译林出版社,1999年9月第1版。

能会暂时地被释放,有所悔改地满屋飞翔。”《扶伤:一个医生看待其工作》一书的作者也雄辩地答道:“行医是我的根,而写作是我的翅膀。”毫无疑问,医生具备某种特殊技能去接触常人无法接触到的东西。理查德·塞尔滋在其散文《灵魂的精确位置》中诗意地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于肉体的幽深角落,我寻觅哲人石。”医生们进入他人肉体 and 灵魂的过程中所获得的体验和素材,是其他作家无法获取的。

第一节 作家与疾病的关系

文学与疾病的不解之缘首先体现为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与疾病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联系又体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许多作家都曾身患疾病,疾病对他们的生活和文学创作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二是一些作家本身就是医生,治病救人的生活为他们提供了真实而生动的素材。

一、身患疾病的作家

人类永远无法摆脱疾病的追踪,或者说,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大病院,而情感丰富的作家往往是这个病院中的主要病人。据国外相关资料统计,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和艺术家中,拥有完全健康的身心的只有10%左右,大部分艺术家都不同程度地患有各种身心疾病。病人作家更是数不胜数。从最早的盲诗人荷马,到中世纪的但丁、塞万提斯,再到癫痫病人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不一而足。而且,疾病的种类也多种多样,弗吉尼亚·伍尔夫、叶赛宁患有精神抑郁症,普鲁斯特患有严重的哮喘病,莫泊桑患有梅毒,海伦·凯勒因患猩红热而

导致既盲又聋,世界上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瑞典女作家塞尔玛·拉格洛芙出生后不久左脚不幸残废,3岁半时两脚完全麻痹不能行动。卡森·麦卡勒斯的一生更是疾病缠身,她患有风湿热、心脏病、胸膜炎、肺炎、乳癌等多种疾病,并因瘫痪在轮椅上度过了漫长的21年。精神病人白朗宁夫人15岁骑马时不幸跌损了脊椎,从此下肢瘫痪达24年。卡夫卡、济慈、劳伦斯、契诃夫、拜伦、勃朗特、肖邦、史蒂文生、雪莱、曼斯菲尔等都曾患过肺结核。海明威、川端康成等作家还因无法忍受疾病的凌虐而自杀身亡。

在中国,自古以来也有很多作家遭受过疾病的折磨。在古代,因为物质匮乏、医学落后,几乎每一个作家的身心都遭受过疾病的困扰。如杜甫曾患有肺心病^①,白居易患有眼病^②,司马迁遭受宫刑致残,卢照邻疾病缠身等。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有很多作家有过生病体验。仅就肺结核而言,生病的作家就有鲁迅、巴金、萧红、叶紫、冰心、庐隐、瞿秋白等。郭沫若在幼年时患过一场重病,青年时期东渡日本留学又患过伤寒,致使两耳失聪。女作家罗淑、庐隐、萧红都有过难产经历。当代文学中的张海迪和史铁生被称为“文学双璧,作家中的双子星座”(张颐武语)。张海迪在5岁时因患脊髓瘤而导致高位截瘫。史铁生21岁在延安插队时,因患脊髓灰质炎下肢瘫痪,后来又患肾病并发展到尿毒症,需要靠透析维持生

① 参见张英强:《杜甫健康悲剧探悉》,《医古文知识》2005年第3期。

② 参见[日]埤田重夫、李寅生:《从视力障碍的角度释白居易诗歌中眼疾描写的含义》,《钦州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1年第3期。

命,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因突发脑溢血逝世。食指患有精神病,长期住在北京精神病福利院。海子死后被医生诊断为患有精神分裂症。阎连科患有腰椎间盘突出。贾平凹1984年在陕南山区采风时因感冒去一个卫生站注射柴胡而感染上乙肝,遭受疾病折磨近二十年。路遥则因长期艰辛的生活和创作而积劳成疾,1992年11月,时年42岁便因肝硬化、腹水引起肝功能衰竭猝然离世。2003年7月,年仅41岁的诗人江堤因肝硬化离世。

疾病引发的肉体的真切体验和精神思索的深入,使得疾病成为中国作家最经常、也最擅长表现的主题。患有疾病的作家,可以用健康人和病人的双重眼光来审视疾病与所处的客观现实,使之具有双重甚至多重的意义。

二、具有疗救意识的作家

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一直不乏兼有医生和作家双重身份的人。国外的医生作家大有其人,如弗朗索亚·拉伯雷(1494—1553)是16世纪法国里昂市立医院的一位医学博士,法国最早研究解剖学的医生之一,他写《巨人传》的目的就是减轻病人的痛苦。医学家和博学家阿尔布雷希特·封·哈勒(1708—1777),创作了著名诗歌《阿尔卑斯山》。英国浪漫主义的先锋约翰·济慈(1751—1821)也是集作家与医生于一身,并因患肺结核过早离世。安东·契诃夫(1860—1904)把他临床获得的精神分析学知识运用到自己的文学创作中。柏拉图、柯南·道尔、渡边淳一、毛姆等也是医生作家。

在中国也有很多兼跨医学与文学两个领域的作家。李时珍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医药学家,但他的巨著《本草纲目》不但

集药学之大成,同时也具有鲜明的文学特色。中国现代文学史中也有很多弃医从文的作家。鲁迅最初在日本仙台医学专习医学,后弃医从文。郭沫若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当代作家中同样有很多医生作家,余华曾在浙江海盐县武原镇卫生院做过五年牙医。张海迪下放聊城农村时,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池莉曾在武汉冶金医学院学医三年,后在武汉钢铁公司医院做了五年的医生。残雪曾做过赤脚医生。冯唐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医学博士毕业。而毕业于兰州医学院的苟天晓是专职医生。毕淑敏更是典型的医生作家,她先后做了20多年的医生,目前是心理医生。台湾作家中的医生作家也非常多,如赖和、侯文咏、王溢嘉、欧阳林、王昶雄等。总而言之,中外文学史上弃医从文者不计其数。

疾病是不受欢迎但又无法抗拒的痛苦经历,对于这一绝大多数人都必经的人生体验,作家们比常人有着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他们不仅对人的生理疾病和精神疾病进行细致的描摹,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促生了他们对身体疾患和社会疾患的疗救意识。鲁迅的创作是要从“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作家通常运用两种叙事方式来唤起社会对疾病的关注。

第一,以医生作为文学作品的主人公,通过他的眼睛,从职业角度来审视病情,进而揭示疾病背后更隐秘的病因。医生作为主人公形象在毕淑敏的小说中比比皆是。如《最后一支西地莲》中的焦如海医生遵循生命平等的医学原则,将珍贵的心脏药物最后一支西地莲让给一只心力衰竭的小狗,自己

却因心脏病突发、无特效药急救以至猝死。《红处方》中的戒毒医院院长简方宁面对的是一群从精神到行为都发生了畸变的吸毒病人,在病人的精心设计下,她最后用生命作为代价为人们敲响了远离毒品、珍爱生命的警钟。《拯救乳房》中的心理学博士程远青招募、组成了乳腺癌病人心理治疗小组。通过治疗,曾经对生活和死亡满怀厌恶和恐惧的病人找回了健康的心态和积极的生活。

相比较这些以健康医生为主角的作品而言,有着患病体验的医生主人公的出现能更直观、更清晰地再现病人的痛苦和医生的疗救意识。如契诃夫的《第六病室》中善良正直的拉京医生被当做精神病人抓到第六病室虐待致死。渡边淳一的《幻觉》中的精神病医生冰见子小姐因与父亲的乱伦之恋,导致情爱与人格的出轨,最后也变成一个精神病人。中国作家陈继明的《一个人一个天堂》中从麻风专科学校毕业的杜仲主动去“大湾麻风院”当院长。为了帮助病人克服自卑情绪和变态心理,他将患者的一小块肉植到自己的胳膊里。叶曙明的《疯人院》讲述了很多精神病医生在治疗病人的同时被病人同化,进而变得精神失常。以医生主人公代言的方式来描写疾病,可以真切再现疾病与患者的身心痛苦,以高度的在场感引起读者的关注。

第二,通过直接的“客观”描写,运用第三者的万能视角让读者自己去审视人体与社会机体的“疾病”。如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描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富家子弟汉斯·卡斯托普去瑞士阿尔卑斯山中一所名叫“山庄”的肺病疗养院探望表兄,却因染上肺病在山上疗养七年。小说以全知叙事

的视角介绍了“魔山”中不同国籍、信仰的病人,描写了他们颓废腐朽的生活方式和精神面貌,指出这些人不但身体上患有无法治愈的结核病,而且思想上也病入膏肓。其中的人文主义者塞塔姆布里尼还察觉到了卡斯托普的“死的本能”,称其为“不令人放心的孩子”,极力想帮助卡斯托普摆脱笼罩在心头的病态和死亡的阴影。

鲁迅和巴金的小说也对个体和社会的病态进行了客观描写。如《药》在描写华小栓“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两块肩胛骨高高突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的同时,还叙写了愚昧的华老栓寄希望于用革命者的鲜血染红的人血馒头;在《明天》中既描写了宝儿睡觉时,额上和鼻尖“沁出一粒一粒的汗珠……胶水般黏着手”的同时,也交代了他无知迷信的母亲去求助何仙姑。巴金在《寒夜》中描述了患肺病的汪文宣“两颊陷入很深,呼吸声重而急促”,临死时,“他大大地张开嘴,用力咻着。他的眼睛翻白。他的手指在喉咙上乱抓”的恐怖场景,也折射出当时的病态社会对个体生命的折磨和吞噬。

有过行医经验的作家在文学创作时更具优势,他们本身的病理学知识为疾病的描述提供了更多真实可信的素材,也使得他们的作品呈现出独特的审美风格。

第二节 作品与疾病的关系

疾病与文学的如影随形还体现在它随着时代的发展,影响了作家的生活和创作活动。文学中以疾病,如天花、麻风、鼠疫、梅毒、肺结核、癌症、艾滋病等作为表现对象的作品比比

皆是,如契诃夫的《第六病室》、索尔仁尼琴的《癌症楼》、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加缪的《鼠疫》、曹雪芹的《红楼梦》、鲁迅的《狂人日记》、巴金的《第四病室》、曹禺的《雷雨》、毕淑敏的《拯救乳房》、《血玲珑》等。文学书写的疾病涉及人类的生理疾病和心理疾病两大类。

一、生理疾病

从病理学角度来看,人体患病有其病因,细胞和组织的损伤、血液循环的障碍、各种炎症、肿瘤都有其发生和发展的共同规律。文学作品中描述的生理疾病主要有以下三种类型:

第一,传染病。从古至今,从荷马史诗,索福克勒斯的悲剧,文艺复兴时期薄伽丘的《十日谈》,存在主义文学家加缪的《鼠疫》到当代诺贝尔奖获得者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 1922—2010)的《失明症漫记》,从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到阎连科的《丁庄梦》、柳建伟的《SARS 危机》等,瘟疫以其毁灭性的后果和惊人的传播速度造成的空前灾难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真实的记录,并加深了人类对疾病的极端恐惧。其他令人闻之色变的传染病,如伤寒、麻风、乙肝、性病(尤其是梅毒)、艾滋病等疾病在文学作品出现的频率也比较高。在这些传染病中,具有贵族气质的结核病不但影响了整整一代人,还影响了整个浪漫主义文学思潮。

第二,癌症。癌症可以说是一种现代病,它以细胞的异常增值为特点。癌症的种类繁多,基本上人体的各部位都可以是它的载体。到目前为止,癌症仍然是无法治愈的。正因为如此,在各类文学作品中,癌症唱出了人类绝望的呐喊,也被赋予了更多的隐喻特征。索尔仁尼琴通过《癌症楼》描写了主